

重点推荐

“繁花”满眼： 时代红尘中的上海风景

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适逢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处处是机遇与希望。青年阿宝在高人“爷叔”、“夜东京”饭馆老板玲子与外贸公司职员汪小姐的鼎力协助下，快速成长为黄河路上无人不晓的宝总……由金宇澄同名小说《繁花》改编的电视剧正在CCTV—8黄金强档热播，并在腾讯视频上线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一时间，剧集连同摘得“五个一工程”奖及“茅盾文学奖”的原著再次点燃了公众的话题，和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叙事的“留白” 与“互补”

作家金宇澄对《繁花》书名曾作注释：“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对金宇澄而言，《繁花》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必然不会全盘复制原著，“它是一个新的生命”。对于“新生命”的锻造，导演王家卫以故事的里和面作为改编的遵循——作品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上海岁月、时代变迁。

电视剧《繁花》也正是在此叙事逻辑点上对那个时代及时代下的小人物展开描摹。剧集中的“繁花”带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则是剧集与原著之间互为“补写”与“留白”，影像在故事上丰满了文字的留白，而剧集的未竟处召唤着观众去原著中寻找答案、互为参照。这种创作手法在电影中常见。另一重“繁花”之繁或许在王家卫的剧集“首秀”《繁花》依然让人能清晰地感受到其高度风格化的镜头语言和双时间线交叉叙事。这部剧集在原著基础上去繁就简，将故事集中在“阿宝”的身上，习惯于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断地将故事来回穿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物关系的前因后果关联，也道出了上海作为前沿城市的时代浪潮。

剧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以王家卫式的影像再现那个时代的景观之时，也大量地插入了纪录片片段，真实的时代感扑面而来。

“上海性”人文 景观的再造

观剧前对于王家卫导演

的期待与疑虑并存。《花样年华》中的上海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各自在他的镜头下该有何区别？显然，这部剧集延续了《花样年华》中的高对比度光影的营造和饱和色块的大量使用，黄河路上过于密集的霓虹招牌无不昭示着交错迷离的观影体验。然而，客观来看，由于整个剧集有着明晰的故事底色，王家卫让人物的旁白和对白在吴依软语“嗲来兮”的台词的机锋下，展现了激烈的商战博弈。

剧集《繁花》用极致的匠心营造“上海性”，并将之放大和精致呈现。

首先是采用了完全真实地名的使用。如叙事的主要街道“黄河路”“进贤路”等，以及随剧情推进入场到的外滩27号、台词中时不时提及的西康路101号等，无不透露出浓浓的时代感和大上海在时代变革之初的独特性。

其次，剧集在前几集里除了主要交代时代变迁的故事背景，更为重要的是交代不同的人物性格和职业特征，以凸显角色所独有的上海气质。胡歌饰演的阿宝和唐嫣饰演的汪小姐人物线索非常明晰，不用赘述。而剧集中最具有叙事魅力的应当是马伊琍饰演的玲子和游本昌饰演的“爷叔”。玲子作为相对精明的女性形象，在阿宝的眼里，更是救命知己、有“侠气”的女人。“爷叔”是上海人对尊敬的长辈的统称，放在这里作为一种上海特有的、代表了传统上海经商人物的气质，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符号。当然，李李作为新兴的商业代表、新兴的商业势力，进入到这一叙事空间，她所在的“至真园”也就与她的形象一样，成为经典空间和流动的人际关系中的“异质”。

上海趣味中投射 上海精神

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作为时代发展的前沿，其过往历史再度登场，以“爷叔”为代表的旧时记忆再度引导了新一代“弄潮人”阿宝，他们的日常生活趣味体现在上海的美食描述、中西合璧的道具陈设、海派建筑与室内空间的呈现上。在这部剧集里，王家卫再次将镜头对准人物、对准光影中的芸芸众生。

此外，以和平饭店为代表的上海融汇中外风格的装饰艺术，映衬出精致的日常生活；围放在六碟小菜中的上海泡饭、上海本帮菜青鱼秃肺、红烧划水等对上海美食的描述，既出现在时尚饭店中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商战故事，又在市井生活中。及至渗透在剧情细部的画面和台词——豆浆加串在筷子上的油条、朱家角的豆腐、崇明的米糕、杏花楼的定胜糕等等，在剧中兼具地域饮食文化的知识普及，也融入人物命运纠葛和此起彼伏的时代画卷之中。这时而幽暗、时而光辉的城市记忆，正是导演王家卫着力描摹和追求的趣味。

无论是同名小说，还是剧集《繁花》，上海风貌是这两者共同的创作价值取向。

文字有文字的优势，影像有影像的力量。无论是金宇澄笔下的《繁花》，还是王家卫镜头下的《繁花》，它不仅是一部展现上海繁华昌盛背景下的人间纷争的作品，更是一部在视听语言和制作手段上实现突破与创新的佳作——在成功还原了原著小说精髓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据文汇报

书香滋味

《繁花：批注本》 历时6年8个月面世 你想知道更多吗 请看新版“弹幕”

在《繁花》的诸多版本中，由作家沈宏非批注、设计师姜庆共排版设计的《繁花：批注本》格外引人注目。

个性十足的批注 让《繁花》更血肉饱满

批注这一形式非常“古典”，对小说作“评点”则始于晚明万历时期。只是现代书籍出版中，“批注本”的形式出现极少，而《繁花：批注本》的出现则与金宇澄《繁花》原著的“特殊性”有关。《繁花》的故事穿插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人物在两个时空交错叠替，金宇澄以独特的沪语和话本式表达，书写了一部上海的繁华传奇。《繁花：批注本》就在原著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方言词汇、特殊表达、重点情节加以批注和鉴赏，解构《繁花》一书的结构和细节。

而这一批注本也是慢工出细活，从签合同到印制完成，历时6年8个月，《繁花：批注本》才得以面世。

沈宏非笑称：“批注者厕身其间，兀自话里插话，添油加醋，等于说书先生搞外插花，罡头开花。又像是北京人说的，‘话赶话’，赶到哪儿算哪儿……在作者密布于字里行间的穷幽极微处，揭示阴翳一、二；兴风作浪于野马尘埃之乱流，俾使其以息相吹也。”

成书观感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在庞杂的人物对话中，夹杂若干批注，或解读时代背景，或插科打诨，或转译方言，或臧否人物，或点评情节，情节之外又有弹幕跃然纸上，另成一道风景。沈宏非自谦“一名插话人，一介起哄者，接下茬的，填词末技之科诨”，但对读者而言，个性十足的批注对原著的补充，让《繁花》更加血肉饱满。

一部沪语转译词典 也是关于上海的微观文化史

《繁花》中涉及的沪语方言极多，那些于刻画人物和情节较为关键的特色方言，沈宏非都一一做了注解，起到疏通文义的作用，可看作是一部沪语的转译词典，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对于“吃杯茶”，沈宏非这样批注：此“茶”不是大家理解的茶，旧上海话所谓“茶”，一般指凉白开，放了茶叶叫“茶叶茶”，有茶无茶，外省读者，不可不察。

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陈建华认为，本来《繁花》就是一轴《清明上河图》式风俗画卷，生动再现“话本”传统的当代活力。如小说的插图所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沪西工厂、四十年里卢湾区的路名或某街角的变迁以及各式各样民间自制的不锈钢开瓶器等。金宇澄声称用“画笔替代伟大的相机镜头，记录”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城市。

注解的任务落到沈宏非这里，他对百科全书般浩瀚词语一一作注，不放过一条路名、一个人名、一座商厦、一种品牌……打捞记忆，如对历史遗迹的考古作业，为原作增添了无量文本，不限时空与各种文献相联系，结果是将原作历史化，织入文化网络，蕴含种种物质和情感的微观文化史。

Citywalk风行的当下，以《繁花》正文里镶嵌于故事中的点到辄止的写作，搭配金宇澄手绘的记忆中的上海历史地图，辅以沈宏非详细的批注，或再参照王家卫《繁花》中的影视呈现，按图索骥，搜寻某一建筑在纵深的历史中的更迭与留存，有种独特的趣味。

批注的作用，如今被评分、弹幕、书评或者新的评价体系渐渐替代，《繁花：批注本》的出版，是对批注这种复古形式的传承和创新，或许能激发其他文学作品的新灵感，做更多新的尝试。

据澎湃新闻

